

集体经济不再空壳,说话有底气、干事有平台、管理有手段

小小扶贫社,“撬动”乡村治理大棋局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

胡春华在中国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9日在中国农业大学调研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应用,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中国农业大学是我国农业院校中的佼佼者,在农业科研和人才培养上成果丰硕。胡春华先后来到国家兽药安全评价中心、农业农村部饲料工业中心、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地察看非洲猪瘟快速检测技术、动物源细菌耐药性防控科技、饲料养分高效利用与绿色养殖、果蔬加工和食品非热加工等科研进展情况,并与科研人员讨论交流。

胡春华指出,要以农业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加快推动形成产学研紧密合作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要强化农业科技攻关,加快突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生物种业、绿色投入品、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关键技术。要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完善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发展社会化多元化服务组织,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作用,不断激发农业科技人才活力。

青海翻身村:

“翻身”后日子越过越红火

新华社西宁4月8日电(记者张大川、耿辉凰)在距离青海省海东市三合镇政府约600米的开阔地带,一栋栋6层的白色住宅楼错落有序、简约大方,与远处的红色丹霞地貌相映成趣。这道当地“靓丽的风景线”是翻身村89户村民的新家。

翻身村所在的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三合镇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陡峭复杂,贫困面广、程度深。2017年前后,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翻身仗,三合镇部分村社村民“离山下川、进镇上楼”,陆续搬到了如今的集中安置区。

一座土木结构的房屋,一块贫瘠干旱的土地和或多或少牛羊,曾经是翻身村每一户农家的标配。“山里是5间土房子,要么漏雨,要么透风,地里的庄稼勉强够一家人的口粮,只有十几只羊能贴补家用。”75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吴作仓说。

翻身村有不少老人和吴作仓一样,在土里摸爬滚打大半辈子,从来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从山沟里搬出来,感觉自己更年轻了!”75岁的村民徐树梅说,新房子暖和、舒服。

21岁的祁财林是翻身村为数不多的大学生,2016年寒假回家,集中安置区的新家令他惊喜不已。“以前,村里都是住土炕,上旱厕,烧煤烧柴,下了公交还得徒步5公里才能到家。”祁财林说,新房子干净敞亮,热水器、马桶、燃气灶应有尽有。

“翻身村易地搬迁前,村民一直被就医难、上学难、娶妻难、增收难、住房难等问题困扰。2015年,村里89户村民有23户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翻身村党支部书记贺占得说,那些年,只听说过村里有嫁出去的丫头,从来没听说过要进门的媳妇儿。

如今,翻身村“进镇上楼搬新居,多年光棍当新郎”。搬到新家后,村民们已经先后操办了7场喜事。徐树梅老人经常向儿子吴积寿叮嘱:“你要赶紧娶个媳妇儿。”56岁的吴积寿跟记者“倒苦水”:“以前条件太差,没人愿意嫁,如今条件好了,岁数却太大了。”

“山里一到农闲,老的少的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跟向日葵似的,太阳在哪儿脸朝哪儿。”贺占得说,如今,天刚蒙蒙亮,村里几十个年轻人就打工去了,天黑了还不一定回来,即使是岁数比较大的村民也开始在当地政府部门引导下学手艺、增收。

“区就业局举办了个很多培训班,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学串珠的手艺,学好了每月能拿到500元基本工资,每做一个串珠抽纸盒,还能挣5块钱手工费。”54岁的童知花说,厂家提供原材料,然后上门收成品,自打她掌握了串珠的手艺,每月大概能增收800元。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在培育和发发展后续产业上下足了功夫。“政府投资1740万元,建设一处9000平方米的易地搬迁综合农贸市场,将为翻身村23户建档立卡户分别提供1个45平方米的铺面。”三合镇副镇长杨顺荣说,这在解决安置区贫困户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的同时,还将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农村市场发展。

算,韩鹏领办了武关河村扶贫社香菇生产基地,除了自己的香菇,还托管15户贫困户和普通农户4万多袋香菇。他说,除了资金技术支持,通过扶贫社,“只要种出了香菇,负责销售的人马上就上来,不愁卖。”

“一年挣20万元没问题。”韩鹏说,“老板等着拉香菇,棚里有人在采摘,让人心里踏实。”“冬寒升温,蜂群太兴奋,拥挤来回跑,少量带足粉。请教师傅们,影不影响?”看到微信信息,许秋雯哈哈笑了。这是“留坝养蜂人”微信群里,一个叫王礼朝的“菜鸟”在向“大咖”们请教,并上传了一段蜂群的微信视频。这样的产业发展技术交流微信群,许秋雯的手机里有六七个。很快就有技术人员在群里回复,“毕竟是冬季,回暖三五天,你的蜂场附近有枇杷开花,工作蜂兴奋,不会影响群。”

在留坝镇庞家嘴村,技术人员笑称的“养蜂博士”,是曾经的贫困户,如今远近闻名的养蜂大户庞成荣。在庞成荣的示范带领下,庞家嘴村农户整体实现了养蜂致富,笑称“日子真的比蜜甜!”

公共事务还是要发动农民自己办

在干净整洁的大滩村杨家沟组,看不到垃圾,看得到的清澈的溪水,小院内花木整齐,厕所洗漱间清洁卫生。

“村级环境治理时,有村民家拉出去的垃圾废物有20多车。”村干部说。

“农村问题还是要农民自己来解决,要明确谁才是乡村治理的主体。”许秋雯说,“过去村集体没有一分钱积累,村委会作为乡村治理的组织,自己都是贫困户,无力面对群众诉求。”如今,自己从制度层面创新村级组织的管理运营模式,集体经济不再空壳,说话有底气,干事有平台、管理有手段。“扶贫社实质就是村党支部领导下的农村集体合作社,是党在村一级各项工作的承载主体。”

以前河堤、路旁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基础设施“有人建、有人用、无人管”,村里开会没人来,村干部说话没人听。有了扶贫社,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最重要的是有钱办事。如今,村村建起了“德美屋”,环境治理标准化、制度化,由村民代表组成评委会,将“勤、孝、善、诚、俭、礼”放在评比中,纳入扶贫社的日常工作中。村干部说,“得分低的村民都不好意思签字”,村民可以用“善行义举”积分,在扶贫社的“德美屋”里兑换扶贫社出资购买的“米面酱醋茶”等生活用品。

“根据项目代建制度,以前由私人包工承揽的项目交由扶贫社实施,明确规定村干部不能领办扶贫社营利性生产服务项目。”许秋雯说,陕西省委领导听取汇报后赞叹留坝“破解了基层防范微腐败的难题”。

陕西省政府参事郑梦熊认为,留坝扶贫社模式叫响了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破解农村“有集体无经济”的发展困局,为脱贫攻坚带来新动能,也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留坝的好山好水好空气,吸引来的度假客越来越多,尤其是夏天,周边和全国各地来秦岭深处避暑的人络绎不绝。留坝县推进全域旅游,进一步加大对乡村环境治理力度。在大滩村杨家沟组,村干部说,旅游发展中老百姓深刻体会到,“你不改变,人家游客就不来你这儿。”旅游业的倒逼,加上依托扶贫社,村支部组织村民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乡村清洁卫生难题迎刃而解。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留坝的优质农产品价格一路看涨:土鸡一只卖到七八十元,西洋参一斤卖到四百元,土蜂蜜更是由以前的每斤四五十元涨到一二百元……



当年就盈利,入股村民破天荒领到了分红。

再后来,扶贫社引进企业办起菌袋加工厂,为本村及周边种植户提供香菇菌袋。加工厂年产菌袋100万条,扶贫社每条提留0.3元,仅此一项扶贫社一年就收入30万元。

如今,除了食用菌,沙坝村还同时发展养鸡、养猪、养蜂等产业,去年人均增收4000元。

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留坝全县73个扶贫社实现村集体积累320余万元,4000余户群众分红530余万元,带动全县贫困户人均增收3900余元,实现了贫困群众增收和村集体积累“双赢”。

村集体不再“空壳”,村民平时出工有工钱,年底还能领分红,村支部由此成为“造血脱贫”的主心骨。余海兵说,“跟着村支部,脱贫有盼头,村民真正信任我们了!”贫困户不再被动等靠要,而是响应支部号召积极参加扶贫社,呈现整村推进、长效脱贫好势头。

上联企业、下接农户的枢纽

“一只鸡净收入28元,扶贫社提留3元,养鸡户得25元。”听着村支书介绍情况,一旁的大个子李春涛憨厚地笑着。他家一年两茬3000只鸡,仅养鸡一项就完全脱贫。

贫困户李春涛养鸡是“订单代养”,是留坝村扶贫社的“林下土鸡散养示范基地”与“山城公司”的合作扶贫项目。2018年,仅此一项,李春涛的年收入就突破七万元。“鸡舍是扶贫社建的,鸡苗、防疫、饲料、保险、销售都是公司的,他只负责养好鸡就行了。”村支书说,小留坝村像李春涛这样的养鸡大户有16家。

提起“山城公司”,留坝人无不赞叹,“杨茂华可不是个简单的人。”2015年,留坝县开始给各村派驻扶贫干部,当时还是县税务局干部的杨茂华找到领导要求“去最烂的村”扶贫,“要是两年弄不好,一分钱工资都不要”。说到做到,杨茂华仅用一年时间就把所在村

的养殖业发展起来。

后来许多村干部找到县里,要求给他们也派一个“杨茂华”,县领导一合计,农村产业发展缺的就是“杨茂华”这样有头脑懂市场,能解决“农民卖难”的“农业经纪人”。在县里支持下,2016年,杨茂华领衔组建了“山城农特产品有限公司”。

那一年,他带着村干部北上西安,南下成都、重庆,逛市场、进超市,一路考察各地农副产品市场行情。回来后,公司整合全县农特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等方式打包向外销售,仅用4个月时间,“把全县贫困户家里能卖的农产品都卖了”。

目前,留坝扶持了7家像“山城公司”这样的龙头企业。扶贫社与企业签订销售合同,并组织农户生产,管控质量,提供合格农产品。企业给扶贫社支取一定服务费作为集体收入。

“龙头企业+扶贫社+农户”模式,将企业、扶贫社、农户联结在市场化产业链上,扶贫社成为上联企业、下接农户的枢纽。通过扶贫社,小农户实现了与大市场的对接。2018年,留坝县73个扶贫社与龙头企业签下土鸡、土蜂蜜、食用菌等订单194笔,与贫困户签订合同1425份,线上线下销售农产品1亿元,蹚出一条“做特、做优、卖上好价钱”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一大早,李小斌就赶到留坝武关驿镇武关河村食用菌大棚边守着,因为这里冬菇正在采摘。中午在地头收完装车,下午就空运发到成都、拉萨、三亚等地。“留坝温差大、海拔高,香菇质优口感好,非常抢手。”李小斌所在公司是汉中一家经营食用菌的专业公司,是留坝香菇的收购大户。

“今天香菇一斤能卖到5.5元。”听了李小斌的话,一旁的香菇种植大户韩鹏笑了。韩鹏曾是西安一家酒店的经理。2017年春节,回家的韩鹏发现县里对返乡创业扶持力度非常大,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经过认真盘

“下山”变“上山”:千年古石村迈入美好“新石代”

新华社济南4月9日电(记者王凯)搬出山村在城市红红火火地打拼了数年后,郑磊又再次上山,回到了故乡上九山村。

山东省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曾一直被看成“穷苦”的代名词,这座用石“垒”起来的村庄始建于宋代,道路崎岖,用电短缺,吃水困难,种地成本高昂。

当地流传一个对联来形容上山九山村的苦日子:“年难过,难过年,年年难过年;借新账,还旧账,账账难借账账借。横批:年复一年”。介绍对象的一听对方来自上九山村纷纷避之不及。用郑磊的话说,上九山村“除了石头不缺,其余什么都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上九山村的村民陆续搬到山下,这个千年古村渐渐成了一座“空村”。郑磊一家也在此期间搬出了老宅,举家来到城市打拼。

2009年,22岁的郑磊认识了后来的妻子许光霞,但直到订婚当天,许光霞的父母才知道郑磊来自上九山村。

“他们觉得上九山穷,但我媳妇一直瞒着他们。”郑磊说。

2013年,邹城市引进企业投资3亿元,围绕上九山村的石头做起了文章,将已荒废了20多年的古石村进行全面整合、修缮和开发,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原汁原味地恢复古村面貌,还针对旅游需求在古宅古院开发了传统农家乐供游人体验。



▲山东省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景区第一家农家乐——“上九人家”(3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凯摄

于是,郑磊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上九山!

为了改变别人对上九山村的看法,他回到自己当年出生的老宅院,在那开了上九山景区第一家农家乐——“上九人家”。

“每天平均二三十桌客人,最多时有60桌,客人得提前预订,否则没位子。”郑磊说,上九山古村开发成景区后,基本保留了原貌,明朝的庙、清朝的树、民国的学校,还有古老的石板路,这些古朴的石头美景让人流连忘返。